

01 恐怖的雞籠蜂

許嘉勇

彼日透早，天時誠好，阮規家伙做陣去到內山斗底的一間渡假村。因為六月天火燒埔，下晡時阮就攏守佇室內的游泳池耍水。要規下晡久，到甲五點外，阿母就喊阮逐家緊起來洗身軀，因為準備欲來去食暗頓囉！

阿爸先共猶咧讀幼稚園的小妹洗，我褪襠袴倚跔邊頭¹聽候。雄雄，我大腿後肚感覺擦擦，伸手去抓，寢頭仔摸著的時，想講是狗蟻爬起來我的身軀頂，越過頭斟酌一下看，哎哟喂！竟然是一隻蜂停佇我的大腿咧行動，我掣一趯，喝一聲「啊！」誠大聲，隨共伊掰開，阿爸聽著我的聲說就喝講：「按怎？」我對喙應講：「我去予蜂叮著囉！」

彼隻蜂佇我的面頭前飛過來閣飛過去，我嘛閃過來這片閣閃過去彼頭，阿爸蓮芭頭²擲咧，用水一直共伊澆，隨閣用蓮芭頭共伊損甲死翹翹。斯當時，拍算是蜂毒開始起磅囉，我的大腿煞開始疼甲擋袂牢，害我一直喝：「足疼的、足疼的。」哀甲大細聲。阿爸緊用浴巾共我慢咧，抱出來外口坐，規游泳池的人客嘛攏驚甲四散去，走甲無地看。

後來，飯店的工作人員先共我抹寡 â-móo-ní-à，毋過我猶原是疼甲一直吼，經理緊駛車載我佻阿爸去病院掛急診。路裡，阮母仔共彼隻蜂的相片傳予阮阿爸。伊上網一

下查，講應該是「烏腹虎頭蜂」。

去到病院了後，阿爸點相片予醫師看，醫師一下看隨講：「烏腹虎頭蜂！」一必一中，對對去予阿爸臆著。先生先提冰角予我焐咧，才閣共我抹消炎止疼的藥仔，講若無過敏的反應就較無要緊，毋過抗過敏的藥仔一定愛食，驚過敏反應的症頭會閣夯起來。

阿爸後來共我講，這號蜂岫若雞籠的「雞籠蜂」，聽講是咱臺灣上危險的虎頭蜂，新聞不時都咧報講有人去予雞籠蜂叮著，煞做仙去的都有！

好得佳哉，轉來了後我攏好勢好勢，無任何的症頭。這遍真正是佛祖有保庇，萬不二若引起過敏性的休克，去予閻羅王招去做囡婿，彼就袂直囉！

¹邊頭(pinn--thâu)

²蓮芭(pôo)頭

02 阿公的菜栽仔場

王善

「阿孫，緊去攢紙箱仔予頭家貯！」這是我自細漢定聽著阿媽共我講的話。

阿公佢阿媽仔大園仔經營菜栽仔場，個的菜栽品質是桃園上好的，毋但厝邊頭尾的作穡人會來買，甚至上遠閣有對金山、高雄來的人來遮割貨。莫看阿公按呢誠勢種菜，其實伊少年的時毋是作田的，較早伊是一個裝潢木工師傅，後來才改去種稻仔，閣捌著過掖秧仔比賽的第一名呢！尾仔伊仔厝隔壁開一間栽仔場，閣家已發明一套自動沃水的機器。經過幾若年的用心拍拚，菜栽仔場才沓沓仔變甲「頂港有名聲，下港上出名」。

自細漢，若拄著歇熱，我攞會轉去阿公的栽仔場鬥賣菜栽。逐年賣的菜栽攞無全款，熱天的時陣有小玉仔西瓜、烏美人西瓜，閣有幾若種菜瓜、冬瓜佢苦瓜；秋天是賣高麗菜、蒿仔菜、芥藍仔佢青花。阿媽會恁我去田裡，一項一項講予我知。予阿媽「上課」了後，繼落來我就會變做上精光的推銷員，逐工天拍殍仔光就精神，準備共濟濟的人客鬥貯菜栽。我會記得有一位臺北來的阿伯，逐擺攞講我又閣大漢矣，閣講我愈來愈緣投。雖然毋知影伊到底是講誠實的抑是咧褒索爾爾，細漢的時若看著伊，攞感覺伊

談諧閣親切，嘛足興佢伊開講。

除了賣菜栽以外，佇歇暍的時陣，我嘛誠愛佇栽仔場附近騎跼踏車，閣佇闊莽莽的草仔埔走來走去。阿公的菜栽仔場就佇桃園機場邊仔，所以我這個走跳困定佇咧草仔埔逐飛行機，希望有一工會當像飛行機全款，飛到足懸足遠的所在，共這個世界看予透。除了這以外，嘛有一寡難忘的恐怖記持。有一擺我騎跼踏車去附近的土地公廟覘覘咧，煞拄著野狗共我逐，我只好從去廟隔壁的姨媽個兜喝救命。後來是姨媽用柴枋仔共彼隻狗仔嚇驚予走去，我才會當安全轉到菜栽仔場。

毋過，菜栽仔場的彼塊地咧欲予政府徵收去起機場矣。時間一工一工過，曆日的紙一張一張拆，希望佇曆日拆了彼時，菜栽仔場會當繼續留佇阮心內。

07 娶貓仔某

林志霖

「物件食予清氣，若無，你後擺會娶著貓仔某喔！」聽著阿母按呢講，我趕緊從入去灶竈，共碗底的飯粒仔閣窮窮咧。敢有人捌想過，才彼幾粒仔飯爾爾，是按怎序大人攞會叫咱袂使賸落來？

會記得國校三年仔，猶未到五日節，日頭就炎甲打馬膠路敢若會使烘肉，拄披好的衫一睏仔隨焦，外口曝著日的人逐家攞流汗流考，規身軀澹漉漉，逐口灶冷氣嘛二四點鐘操袂定，隨个仔隨个攞熱甲叫毋敢，毋知欲按怎。

彼年五日節連繼假期，中晝那吹冷氣那配飯，雄雄想起「貓仔某」這個問題，開喙就問阿母、阿爸。阿母笑笑佇邊仔無應話，顛倒是平常時無愛講話的阿爸，連鞭走去敲電話，閣和阿母佇遐嗤舞嗤吡，毋知咧吡啥？越頭隨共我問：「你敢有想欲轉去下港迤迤？」曷使問，一下聽著會使出門，我佻小弟是暢甲坐袂牢，包袱仔隨款好勢，應講：「阮攞攢好，會使出發矣。」兄弟仔兩個沿路是若厝角鳥仔仝款喋袂煞，無一時閒的。

轉來到庄竈，看著阿公、阿媽有夠歡喜的，毋過阿公隨講：「今仔日較早去身軀洗洗咧，下暗愛較早睏，若無，明仔透早愛足早去園裡，是會袂赴喔！」我佻小弟喙裡應

好，心肝內想講阿公穩會載阮去耍，落尾想起來，阮真正是七月半鴨仔——毋知死活。

隔轉工天猶未光，阿媽就來喊阮起床。我都捎無頭摠，猶咧覷神，一下到位才發覺毋是來耍，是欲來作穡。今害矣，予人載來薅蒜頭，園仔遐爾闊，對頭開始，是欲做到底時？就按呢自天拄光開始，跔落去共蒜頭薅起來、敲塗、提鉸刀剪頭剪尾、裝布袋、揸起去車頂，那做那曝日，那向那滴汗。

一直做到日頭落山，規園頭的蒜頭鉸了，才收擔轉去。等到洗身軀的時，才發覺家已跔落跔會掣，腰痠背疼強欲袂振動，彼時阿母才笑講：「知影是按怎逐擺攞愛恁共物件食予清氣矣乎？」

人講：「食米飯拜田頭。」經過這改，免人提醒，逐遍桌頂的飯菜攞會食甲空空，袂閣清彩抨捫揀。

你咧？敢會去娶著貓仔某？